

保镖生涯

李尧臣

人在江湖

1890年(光绪十六年)我才14岁就离开直隶(今河北省冀州李家庄)来到北京,在荷包行学徒。1894年(光绪二十年)经人介绍,加入了会友镖局。为什么我能够进镖局呢?因为当时各县乡下,都讲究练武。农闲的时候,在场子里练;农忙的功夫,晚上也要在油灯下面练。所以一般人提到会不会武艺,总说你熬过两灯油么?当时地方很不安靖,练习武艺,一则可以防身,二则可以保卫家乡。我从小就跟着老师傅练,会打太祖拳。但更主要的是,因为离我家乡不远,有个绢子镇,非常繁荣,比县城还热闹。绢子镇上,开有很多镖局,会友镖局南柜就在那里。我家里和镖局早有来往。我也因为会点武艺,久想当个保镖的达官。所以在荷包行学了几年徒之后,又改行入了镖局。

当时北京城有八个大镖局,会友、永兴、志成、正

兴、同兴、义友、光兴、×× 都在前门一带。会友镖局是最大的一家，开设在粮食店南头路西。另外还有些跑散镖的，没有镖局这么大的规模，可是名气大的，也总有人找他们保镖。其中最有名的，就属贯市李家，相传是彭公案中神弹子李五的后人。在我进镖局的时候，正是会友最盛的时代，在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天津各地 都有分号。镖局的规矩 和一般商号不同，都是师徒关系。那时 南北各地 师兄、师弟、师叔、师大爷 共有 1000 多人。常在北京柜上的 总有二三十人。总管事的人 我们称之为当家的。当时的当家的，名字叫作孙一廷，一般人叫他老孙四，我们称他孙四掌柜。

进镖局的首先得拜师傅。我的师傅名叫宋彩臣，师傅的师傅名叫宋迈伦，是清朝中叶有名的拳师。我在家学过太祖拳，乃是外功。镖局子的人全凭一身功夫吃饭。我的功夫还不到家，拜师以后，首先是跟着师傅学武艺。先练拳术，叫做三皇炮槌。三皇也叫作三才 就是天、地、人。后练六合刀。随后又练大枪，三十六点 二十四式。十八般武艺 差不离都练到了。以后又练水上的功夫。水里得使短家伙，分水揽、雁月刺、峨眉刺、梅花状元笔之类 学了不少。水陆功夫学会了，就学使暗器。一般都知道，有些镖行的人能使飞镖，因此有人以为镖局的得名，就是因为使用飞镖的缘故，这实在是一种误会。所谓保镖是指保送的财货、银两 所以装着财货、银两的车辆就叫作镖车；

财货银两被贼截去，就叫丢了镖。镖局的镖旗、镖号，都是因此命名。至于飞镖，不过是一种武器罢了。镖行的人未见得人人能使飞镖。飞镖也叫斤镖，因为一个镖的重量足有一斤重小说上说什么金镖，那是念别了。哪有用金子打镖的呢？斤镖比较笨重，身上不能多带。常用的暗器，还有紧背花装弩、飞蝗石子。

学会了软硬功夫，还得练飞檐走壁，蹿房越脊。所谓蹿房，是攥着房椽子头，往上一翻，一丈多高，一蹿就上去。落到房檐上，要轻轻落下，不能有动静。越脊，是说越过房梁，在房梁上走，不能在屋瓦上行走。踩在瓦上，嘎嘣一声，把瓦踩碎，别人就发觉了。因此就叫做蹿房越脊、飞檐走壁。上了墙，照例要在墙上往下面了望。看看院子里或花园子里有没有沟、井、翻板，有没有狗；听听有没有大人说话孩子哭。有时还要用问路石试探一下，要没有动静，才能翻身跳下；跳下去也要轻轻落下，不能有响声。

学会了飞行本领，还要练马上的功夫。古来作战，有车战、水战、步战、马战。保镖也得准备这四样和敌人打仗的技术。因为镖客在镖车上，拿着长枪，就和古时车战仿佛。在船上水里和敌人交手就是水战了。步战、马战，更是常有的事。和我同时，有名的镖客，有同兴镖局的武老飞，永兴镖局的葛老光。会友镖局里，我的师父宋彩臣，也是赫赫有名的。师叔鲁玉璞久走南路镖，武艺也十分出色。还有王芝亭、王福泉、胡学斌，都是会友镖局中有名的大辈。

旧时代，社会挺不安宁。各地都有贼人铤而走险。有七八十人一伙的，有二三十人一伙的，也有三五成群的，盘踞在各地。所以行路的人，就得找会武术的人保护。起先，有些会武术的人住在客店里，等候客人雇用。他们只推着一个车，客人雇妥了，就推着车路上路，一天要走 80 里地。这是保镖的源起。后来买卖一天比一天发达，就自己立个字号，开一家车店，备有轿车，听候客商雇用，这就是镖局了。到了后来，又在各地设上了分号。

那时候，不仅单身的客人上路，要找镖局保护；商人运送货物，更得委托镖局，才能防止贼人抢夺。那些走马上任的官老爷（卸了任、发了财的更不消说了）也得请求镖客沿途保护。最后连地方官运送饷银和各种款项，没有镖局随同保护，也休想平安无事。当时各地运到北京的银子，都是装鞘运送，一运就是几十万。运到北京珠宝市，化了之后，铸成银锭交库。镖局把银子运到北京以后，还要负责交库。谁保来的，归谁去交。社会秩序越坏，盗贼越多，镖局的买卖自然越发达。

保镖，有水路镖、陆路镖。水路镖是乘船，陆路镖是起旱。水路镖，镖客在船上保护，陆路镖，或者坐在轿车里，或者骑马跟随护送。拿当时会友镖局的业务来说，一共有四路的买卖。北路镖是张家口、热河；东路是东三省，营口、吉林、奉天，到黑龙江省城；西路到西安为止；往南是直到南京、上海。当时往南走

有两条官路 叫做东大道、西大道。东大道走任邱、河间府往南 西大道是走卢沟桥、涿州、保定、石家庄、冀州。要到上海、南京一带，须从河南郑州往南。水路是由齐化门内河奔通州外河，沿运河往南。因为镖局在外边走镖，北京城里有人往各地汇款，也都由镖局代送。事前镖局子到各商号联络，到时商店就把汇款连信送到镖局，请求代送。大约每带十两银子，给五钱银子报酬。等于是现在银行汇兑的业务一样。走镖的时候，捎带着就把这事给办了。

走镖 是镖局子头一项最重要的买卖 还有一项重要的买卖，就是看家护院。当时秩序不好，不单出门行路，有贼人拦路行抢，就是城里也不太平。所以当时的大宅门、大商号都得有看家护院的。这些看家护院的，不是他们自己雇用的，一般都是和镖局子接头，由镖局子派人前往坐夜。后来外国人到中国办了很多洋行、银行，他们也请镖局子的人去保护。前门大栅栏、珠宝市一带的商号，后来组织起来，办了商团。就由商团和会友镖局接头，替他们守夜。当时会友镖局每天晚上派出守夜的师兄师弟，总有不少人。如华俄道胜银行就由会友保护。大宅门找会友护院的不少，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。

除了走镖、护院 还有一项买卖 就是保护库丁。原来当年当库丁是一项很肥的差使，库丁可以从银库里往外偷带银子。尽管防范很严，如库丁出来时要裸体打一个跟头，但库丁还可以从肛门里把银子偷

偷带出来。因为库丁这样发财，北京城里就有混混儿，专抢库丁，等于绑票勒索。因此，库丁上班下班，都得找镖局保护，才能不被流氓绑去。

除此以外，当时北京的宝局、赌窟和娼寮，也要请镖局派人保护。这是另外一些镖局所做的买卖，这些镖局，不在前面所说八家之内。因为他们专和这些娼寮、宝局打交道，八家镖局的人都看不起他们。

当时镖局给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服务，能拿多少报酬呢？那倒为数不多。拿护送饷银来说吧，1万两银子也就给50两银子。保镖的人，每个月也就挣四五两银子，头儿们也多了多少，七两二钱银子，那就是最多的了。有人说，李鸿章找的护院的，每月给几百两银子。据我所知，可没有这么些个。到了年终，柜上赚了钱，大家可以分点红，但那时当家的吃大股，一般人分的也不多。护送大官上任，遇见官儿高兴，送到以后，赏个十两二十两的，那是外快，不在正式收入之内。一个保镖的，每月虽只挣几两银子，可是吃的是柜上的，而且好吃好喝，生活还是挺舒服的。镖局子制度也不像买卖家那样紧，彼此都是师徒关系，论起来，是一家人，更不像当官差的有什么阶级高低大小，因此，一般都觉得干这行挺自由、挺舒服。所以我学了几年徒之后，就放弃了荷包行，入了会友镖局。

镖行话趣

我进了会友镖局以后，就跟师傅宋彩臣练习武艺。保镖的光会武艺还不行，必得学习行话。当时买卖双方各行各业，都有行话，镖局子也有镖行的行话。不过，镖行的行话，不仅是在同行之间应用，主要是和江湖上的贼人见面，必须用行话交谈。这种行话，我们叫做“春点”，一般人就称之为“江湖黑话”。镖行和贼打交道，首先得会“春点”，彼此拉交情。镖行必须和气，光凭武艺高强，想制服他们，那还是不行。

我们镖局子里，白天在柜上，除了吃饭就是练武，傍晚，该去坐夜的就纷纷到各家住户、商号坐夜去了。轮着谁出去走镖，就得出去走镖，大约一个月平均轮上这么两趟。走镖的时候，看保的货物多少，由当家的派人。少则一两个人，多则十来个人（大约保一万两银子用一个人），人多了，总有师傅或师叔、师大爷们带着，一切听他指挥。进了镖局以后，就得跟着保镖。刚进门的徒弟也是一样。所以徒弟也领工钱，不过比较少点。走镖的时候，遇见贼人，两下没说好，得交手了，当徒弟的格外得拚命向前。因为保镖全看个人的胆气，当徒弟的要不卖力气，让别人看着，就显着“没种”，没法出头了。总之，做贼的人固然是亡命，保镖的也是亡命。你要豁不出去，不跟贼人较量较量，丢了镖，得赔帐不说，往后谁还找你！

镖行的规矩挺严 走路有走路的规矩 住店有住店的规矩。当我走镖的时候，早已不推小车了。客人坐在车上，货物也分别装在车上，车上插上镖局子的镖旗，保镖的骑着马跟在车前车后保护，一路上紧睁双目 刻刻留神。当时地方不靖 遍地是贼 有数十人一伙的，也有三五成群的，还有一两个藏在树林后面，看见单身人走过就行抢的。最后这种人，俗语叫作“打杠子的”，多半不是久惯做贼的，不懂贼的行话。他们见了镖局的大批人马，一般不敢出来行抢。

保镖的到傍晚太阳尚未落山，就要找店房住下。进了店房，必须派人守夜，以免夜间有什么闪失。进店以后 喝水吃饭 可不能洗脸。因为常在外面走道，一洗脸 让风一吹 就要裂口子。吃完了饭 守夜的守夜 不守夜的就去睡觉。第二天 天还不亮 就要抓早赶路了。

既然当时遍地是贼，走在路上就免不了和贼打交道。贼人隐藏在各处，冬天往往在地里趴着，夏天就在高粱地里藏着。有时打扮成种庄稼的、砍柴的，很难分辨出来。有些贼人往往在道路当中放上一些荆棘，拦住人马的去路。这些荆棘有横着放的，也有摆成十字的，不小心，马要让它扎着了，也就没法走了。保镖的一看见路上有这些荆棘，就知道有贼了。说句行话 这叫做“恶虎拦路”。这时 明知这些荆棘是贼人放的，还不能自己下马把它挑开，必须作好准备 和贼人见面。

这时，当头儿的立刻吩咐手下的弟兄们，作好准备，举着枪，拿着刀，看住镖车，当头儿的自己却要放下武器，紧走几步，向前准备和贼人答话。贼看见有镖车路过，也有个为首的上前，来和镖行办交涉。这时候，镖行的头儿就要满面笑容，抱拳拱手，先向贼人行礼，招呼一句：“当家的辛苦！”他也回答一句：“掌柜的辛苦！”按着镖行的规矩，“贼”是朋友，遇见了贼，就是朋友到了。如果是初次见面，他必问你：“哪家的？”我们就说：“小字号，会友。”接着他又问：“你贵姓？”我们就说：“在下姓×，草字××。”可是我们不能问贼：“贵姓”。要一问，他就该疑心了，你要拿我是怎么着。

“朋友”见面以后，必须拿黑话对谈，说明这一方确是镖行，对方确是“江湖上的朋友”。黑话的内容，不外两点：第一，彼此都是一师所传，应当讲江湖的义气。更重要的，镖行必须承认，你这碗饭是贼赏给你吃的。他问：“穿的谁家的衣？”就答：“穿的朋友的衣。”要问：“吃的谁家的饭？”就答：“吃的朋友的饭。”这倒是句老实话，要没有做贼的，也就用不着保镖的了。做贼的，每天以打劫行抢为生，看着镖行的情面，有一部分“高高手放过去”了，这不是做贼的给镖行留下的这碗饭么，所以镖行称贼作“当家的”，跟称呼镖行的“掌柜”一样。

两下里拉了一阵黑话，平安无事，放你过去。有荆棘条子的，他就替你挑开，表示他同意“借路”，让

你通行。临分别时 我们还要客气几句：“当家的，你有什么带的？我到 ××(某处)去，20 来天就回来。”贼人一般说：“没有带的，掌班的，你辛苦了。”

按着镖行的规矩 走镖沿途要喊镖号 也叫喊趟子。因此 走镖也叫做走趟子。镖行的镖号 就是“合吾”二字。喊法又有种种不同。如在住店或过桥时，喊“合吾”二字抑扬迂回拖得很长 这叫作“凤凰三点头”。平时所喊“合吾”二字 就比较短促 有时就是简单两个拍子“合、吾”。保镖的喊“合吾”，做贼的也喊“合吾”。路上遇见贼 双方谈妥 他准你过去以后 他就高声喊一个“合吾”。这时埋伏在附近的贼听见以后 也要回答一个“合吾”。有几个贼 就要喊几声“合吾”。有时贼人趴在地上 远远地看不见 但为首这个贼喊了一声“合吾”以后 就听见远远的“合吾”“合吾”，一声接着一声 贼人要多，“合吾”声就接连不断，喊上好大的功夫。

路上遇见贼 就要上前用好言应付。平安放过以后，就算没事了。遇见贼人不听这一套，硬要和你比武较量分个胜负的，那就只好和他相拼了。真正动手的情形，一百次也未必有一次。可是干镖行的死在贼手里的，也不在少数。

当我走镖的时候 在直隶、河南等地还有红枪会之类的组织，他们遇见镖行走过，必要找你比武。他们倒不抢东西，主要试试你的胆量、武艺，没有两下真功夫 遇见他们 也不容易过去。

镖局与贼

因为镖局子和贼讲“朋友”所以贼到北京来买东西时，我们镖局子就有保护的责任。当时官面上有专管拿贼的采访局。他们称贼为“点子”。贼一进京，采访局就在后面跟上了。可是一看见贼进了镖局，他们就不敢拿了。为什么官面上还让镖局一头呢？因为镖行有后台，我们称之为大门坎，也就是当时在朝廷最有势力的大官。比如会友镖局，后台老板当时是李鸿章。他应名算是会友的东家，可是也不用他出资本。因为会友派人给他家护院守夜，拉上了关系，就请他当名誉东家。采访局要得罪了镖局子，镖局子跟李鸿章一提，一张二寸长的小纸条，就要了采访局的命。所以他们就不敢找镖局子的麻烦了。

贼到了北京 来到我们柜上 他和谁熟识 就由谁陪着。白天陪他出去买东西，晚上回局子里睡觉。在外头吃饭的时候，都由镖局子会帐。一日三餐，好酒好饭。做贼的进城，都打扮成买卖人的样子。进京的时候 身边带着不少钱。他买东西 自己付钱 这倒用不着镖局子破钞。

贼在北京住了几天 连买东西 带着热闹 住够了 就由镖局子送他出城。临走时 起五更 由镖局派轿车，还有镖局的人骑马护送。贼坐在轿车里面，送出城后，镖局子人就回来了。赶车的人早由镖局子交

代过，反正坐车的叫你把车赶到哪儿，就送他到哪儿，什么话也不用问。送他到了地方以后，他一定多给赏钱，决不少给。

贼进北京这几天，镖局子必须特别小心，决不能让他出事。要是贼住在镖局里出了事，让官面上给逮去，这一来，镖局子就算栽了。你再保镖，路上遇见贼人的同伙，他必和你作对，镖就不能走了。所以贼人来到以后，一定要小心保护；把他送走以后，柜上才能放心。

镖行和贼，就是这样互相利用。正因为有贼，而且贼讲江湖义气，镖局才能站得住，吃得开。可是镖局和贼究竟是两码事。贼做的是没有本钱的生意，多半是些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光棍；而镖局子的人多是有家室的人。会武艺的人，要进镖局，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必须确实可靠，有人知底担保。所以做贼的人，尽管镖号称他做朋友，可是贼决不能进镖局。镖局的人忽然不干了，去做贼，这种事当然也不是没有的。可是镖局子决不能容他。因为这种人离开镖局子去做贼，必然和镖局子作对。

镖局子，除了应付贼，还得对付北京市面上的地痞流氓。在北京城里当时专有这么一种人，社会上称为“嘎杂子”，专门吃仓、讹库、到宝局跳案子。因为镖局子专门保护仓丁、宝局，不能听凭他们讹诈，他们就专跟镖局子作对。彼此断不了寻仇斗殴。在当时有个最有名的嘎杂子叫作康小八。他和镖局子的人

只要一碰头，在哪儿遇见哪儿打。那时候北京城里从珠市口往南一带，人烟稀少。镖局子常和康小八在天桥一带打群架，仇越结越深了。

康小八是京东康家营的人，没有什么真功夫，就是手黑。后来有了洋枪，他身上总别着洋枪，看谁不顺眼，就给谁一枪。有这么一回事：他找个剃头的给他剃头。他剃着头，信口问：“你知道北京城有个康八太爷么？”剃头的说：“那小子不是东西。”他忍住气问：“怎么不是东西？”剃头的说：“净胡来。”他又问：“你认识他？”说：“不认识。”康就说：“好，叫你认识认识他。”掏出手枪，一枪就把剃头的打死了。

康小八手下本来有一伙人，后来他就单挑了。他打死的人越多，疑心越大，总疑心有人暗算他。黑夜里走道，后面有人脚步比他快，他就给一枪。后来康小八叫五城练勇逮住，刷在菜市口了。

除了贼、流氓之外，还有专和镖局子打交道的，就是“访友”的。当时江湖上有个习惯，叫作“以武会友”。只要是会点功夫的人，到镖局子来拜访，照例抱拳拱手，开言带笑，称呼“老前辈”。这一来，总得管他一顿酒饭，临走送点盘缠，缺衣裳缺鞋的就送衣裳送鞋。说是以武会友，也并不完全是比武。有来到柜上练两手的，也有不练的。反正总得提名道姓，跟什么人学过艺，哪一派的门徒。没多有少，就得送几个钱花。真有名气的人没有出来访友的。

访友比武时，他就说：“朋友，我一不靠帮，专为

领教领教。”这就得比试比试。谁又不是跟谁真有仇，交交手，比划比划，能分胜负就行了。所以上手不过三两个招式，不像小说书上似的，一打多少个回合，难解难分。访友的人，也有真有功夫的。遇见功夫好的，镖局子就留下他在柜上帮忙。会友镖局子的李天成、张立本、张化三……这几位师兄弟就是访友的，功夫好，留在会友保镖了。

劫 镖

前面说过 保镖遇见贼人 全凭江湖黑话和他周旋 只要他肯点头借道 就算过去了。贼人急了 咱们也不能急，总用好话对付他。所以保镖的以和气当先 轻易不和贼动武。我们常说：“人缘就是饭缘”要凭武力压人，到处得罪人。强中自有强中手，那还吃得开么！可是贼要不讲江湖义气，那也就顾不上了。为了保住镖车，就得和他拼个你死我活。

出门保镖跟贼人交战，一交手 三两下 至多不过五着，就得把贼赢了，才能保住镖车无事。记得有一回，保镖路过固安县浑河以北摆渡路口，上了船，船户一看镖车多，有钱，刚过了河，他们就要截我们的镖。船户足有十多个，我们保镖的也有七八个人。两下说拧了 动了手。船户用船篙 我们使硬家伙 拼了一阵 把他们打败 才没出事。

还有一回 在郑州庙以南 晚上住在店里。第二

天一早，起五更我们就动身了。刚走出不远，有一道桥，贼人暗里把桥给弄坏了，表面上可又不显。带头的嘴里喊着凤凰三点头的镖号，正要过桥，桥坏了，差点连人带马陷在水里，忙说不好。知道遇见贼了，直跟贼说黑话，贼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过去，只好与他们交战。

庚子年闹义和团，镖行就不好办了。刚兴义和团的时候，还没有怎么跟镖局子为难。义和团跟洋人作对，什么东西沾点洋字，就犯他们的忌。那时已经兴了洋枪了。保镖的人除了长枪短刀的旧式武器之外，每人身上还掖个小洋枪。遇见义和团，他就要查你带没带着洋枪，要让他查出来，就短不了麻烦。我们为了防身，不能不带，可要让他们翻出来就给没收了。

1901年(光绪二十七年)会友镖局曾遇见这样一回事：

会友镖局接了一号买卖，由保定往天津运10万两现银。这是盐法道的银子，当时叫作“皇杠”。都是100两一个大元宝，10个元宝装一个鞘。会友派了8个人保着，由河路分坐四条大船运到天津。船走到下西河，遇见税务司拦住要检查。税务司有好几十人都穿着号坎，青坎肩，白边、白字：“税务司。”

镖局子的头儿赶紧跟他们打招呼，说：“我们运的是饷银，没带私货。”税务司的人挺横，说：“我们奉了上谕，饷银也不行，也得查。”等他们一上船，才知道是土匪改扮的，要劫“皇杠”。我们当然不能轻让，

两下就交手了。我们一个船只有两个人，他们一船上上来 20 多人。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。结果我们 8 个人死了 4 个。剩下 4 个人 赶忙派人去报告地面 请求官兵保护。官兵赶到一追，才把他们吓跑。因为银子是 1000 两一个鞘，100 两一个大元宝，他们抢到了手也没法运走，我们一追，扔得满地都是大元宝。我们想法运回船上，还失落了不少。地面上想，一定有落在庄稼地里被庄稼人拣去的，县里出了告示追查，陆续又送回来不少。最后一计算，只丢了两鞘多银子。这笔损失当然由镖局赔偿。

镖局子遇见这件事，当然不能善罢干休。派人一打听，才知道为首的人叫作宋锡朋。宋锡朋本来是冀州李家庄人，自幼武艺出众，后来加入了义和团。义和团失败，他就聚了一帮人，在黄村南边庞家庄当了土匪。开始只有五六百人，后来人越聚越多，声势越来越大。我们走镖的没法走了，于是八家镖局一合计，决定合在一块和他们交战。那次他们有一两千人 镖局子才百十来人。宋锡朋两手使枪 枪法极好。可是他的部下都不是练家子，手使大砍刀，只会些笨功夫，不是镖局子的对手。但他们人多，又是以死相拼，镖局子要想把他打垮也不容易。彼此纠缠了好几个月，一直追到保定，才把他们打垮。宋锡朋跑到东三省 入了马达子(胡匪)了。就在这一年 我们送个官到吉林上任，走到老爷岭，恰好遇见了马达子，两下交手。有人说，宋锡朋正在里面。我们怕他报仇，

就退回来去报告地面，由官面帮着我们，打了半天才过了老爷岭。

到了 1902 年(光绪二十八年)这时两宫已经回銮，北京城又恢复了从前的秩序。会友镖局忽然得着冀州衙门的来信，说是宋锡朋已经偷偷回到冀州李家庄，在家里藏起来了。会友镖局就派焦朋林、卢玉璞带着我们 40 多人前往冀州，由冀州马队带着，出其不意地把宋锡朋的住宅给团团围困起来了。宋锡朋是神枪手，可是架不住我们的人多。他把子弹打完，只好和我们交手。焦朋林上去，用夫子三拱手的拳法，把他擒住。这已经是五更时分，天将放明了。

宋锡朋被捕 押解到北京。西太后听说他是神枪手，想看看是怎样一条好汉。宋锡朋带着脚镣手铐，西太后一见说“敢情是这么一个人哪。”后来宋锡朋又解到保定，在保定给杀了。人头砍了下来，在各地示众了好多天。

当时，像宋锡朋这样流落为土匪的，人数很多。在京西妙峰山有大和尚、二和尚；在京北怀来有大光棍、二光棍 都聚众几百人。

有一回，师叔焦朋林带着我们 11 个人，保着花市的麻镖，约值十几万两银子，走到八达岭遇见大光棍、二光棍了。他们在山里用枪往外打。他们使的是灌沙子儿的枪，威力并不算大，可是我们看不见他们的人，不能还手，只有挨打。焦朋林就叫把驴驮子圈起来，人都藏在里面，准备他们来劫镖时再动手。结